

中華文藝

1

八十年代的县委书记

东方美人窟

吴大舌头外传

的眼光。看吧，阴谋与伪善、杀机与笑脸、甜蜜的语言与刀枪剑戟，互相交织着，织成一幅悲壮的图画。

【军阀演义】

吴大舌头外传 伍修章(53)

张大帅、张少帅已是人人皆知的了。张大帅葬身皇姑屯，张少帅被囚在台湾孤岛，一生征战，自有历史的公断。这里又有一位吴大帅的外传，乃是与张大帅齐名的吴俊升是也。此人可谓五花八门，在短暂的一生中也真是“风靡人物”。要了解中国大地“大帅”们的历史，此位吴大帅确是难得的人物。

补 茅盾早年论阿 Q (158)

白 孙犁谈小说结构 (158)

八十年代的县委书记

村夫 铁牛

引 子

八十年代的县委书记如何当？这在目前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

在我们这个封建统治相当漫长的国度里，被荣为“父母官”的县太爷，其实只做三件事：收税、审案、编县志。其余的事情，概不负责。就在这三件事情中，若要想赚个“清明廉政”的美名，那就得既刚直不阿、无私无畏，又得有政治头脑，否则是办不到的。所以在历来的“芝麻官”中，真正能“名垂”的廖廖无几。

辛亥以后，大家都喊起革命来，“父母官”的事情也就渐渐的多起来了。别的不说，单就应付这你来我往、刀枪剑戟的场面，就需要增加点政治头脑。直到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父母官”的性质才有了根本的改变，才肩负起无产阶级先锋队前沿指挥官的使命。这些人官职不大，权力越来越了不起，直到在某一个时期，几乎要发展到无法估量的程度。其实，说官职不大也并不尽然，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兼过某县委书记的，省委一级的也有，地委的更不用说了。总而言之，县太爷独局一方，轰轰烈烈了好多年，领导老百姓“穷过渡”了好多年，总算熬出个六十年代的县委书记焦裕禄，也算赚得了一块“清明廉政”的匾牌。

那么八十年代呢？六七十年代是“大分化、大改组”，八十年代是信息的时



代，是大改革的时代，这个县委书记要靠什么样的本事来当呢？

时代要人才，人才得有本事。

这位父母官说了：“一个人一次闪光不容易，是他多年集聚能量的爆发”。这句话说的形象化，道出了我们的社会是闪光的社会。各种人材的闪光，无数的光的火花，将我们伟大祖国装扮得花枝招展。有人说，人才是珍珠，三中全会的政策是纽带，纽带把珍珠连成串，成串的珍珠放射出光彩夺目的异彩。这正是今天时代的兴旺之势。

不过，真正作一个八十年代的县委书记，毕竟不容易。且不说“动乱年代”遗留

下来的断垣残壁，单就几千年的封建“国草”，若以信息时代改革的眼光来衡量，确够人闻风丧胆了。

但是县委书记照样有人抢着当。笔者请教过不少的父母官：面对现实，肩负着党的重信，肩负着全县父老兄弟的期望，将作何打算呢？

回答自然是多种多样，有的甚至使人啼笑皆非的。当然不乏锐意改革之士，不乏那些不为名利而扎扎实实为父老兄弟披荆斩棘的中坚分子。

这里要叙述的，是一位动不动就“大不了把我这县委书记踢了算了”的人物，据传是一位是非之地的是非人物。是与非，辩证之说，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三年，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有一股浩浩荡荡的洪流，从天山两麓，到东海之滨，从西双版纳，到长白山脚，到处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其浪潮滔天，迅猛异常，从千千万万个农村冲向大大小小的城镇，以排山倒海之势，拍打着城镇的城墙城门，谁能抵挡得了呢？

就在这个时候，在中华民族文明的古摇篮里，喜欢搏浪嬉水的几个弄潮儿，打从正月新春出发，在塞外高原，古长城脚下，与右玉、左云、平鲁、大同等地的农民，坐在土炕上，蹲在火炉旁，议论着农村改革的得失；在酷热的伏天，他们在平阳府地、黄河岸边，跟河津、夏县、运城、永济等县的百姓们，坐在瓜棚里，歇在树荫下，讨论着农村责任制的现状与未来。

半年多的时光过去了，从冬到春到夏又到秋，他们从零下35℃的塞北，来到高温35℃的风陵渡，横贯山西的大

南大北，足迹踏遍了三十多个县市的山山水水，尝饱了晋阳大地的风霜雨雪，弄尽了农村改革洪流的急浪潮头。方才告别了挥汗如雨的风陵渡口，又转过太行山，风尘扑扑而且兴致勃勃地向省城——太原开发。

九月三十日的下午，太原街头出现了三位“怪人”，一位是细高挑个儿，已生华发的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长珍同志。一位是中等个头文弱纤瘦书生型的年轻人，他是刚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省委调研室的干部杜创业。另一位也是省委调研室的干部，他身材魁梧、重发浓眉、四方脸膛，戴着一副黑色框子的近视眼镜，镜片虽厚，遮不断他那炯炯目光，这目光如火如剑，配以那刚毅而深沉的神色，似有望穿一切，欲将一切尽收眼底的锋芒。他是谁？他就是六九届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三十八岁的吕日周同志。

这三位有何怪哉？怪就怪在他们的衣着装扮上。本来，九月下旬的太原城里，已经是秋风瑟瑟、百花萧煞菊花盛开的时节了。每当早晚时分，居民们都是秋衣着身，方可适体。而这三位却还是短衫短裤，手持凉扇，肩背挎包，匆匆下得南来的列车，匆匆走出车站，又匆匆钻进了接站的小车，速速向省委开去。车站上的人们用惊异的眼光盯着这三位“怪人”，目送小车远去。“怪人”们可丝毫没顾及人们对自己发生的好奇，大有旁若无人之势。本来嘛！二百多个日日夜夜，他们一直投身于农村改革的滚滚洪流之中，或潜流，或搏浪，或击水，或弄潮，日以继夜地忙碌着。冬天跟农民共同绘制希冀的蓝图，春天跟农民共同播种希冀的种子，夏天跟农民共同培育希冀的幼苗，秋天来了，希冀即将变成现实，农民笑了，他们也笑了。于是，他们把农民的欢歌笑声，

以及欢笑后的期待，或者说是希冀变成现实后的再希冀。连同他们自己在弄潮击水中的感受，以及他们对浪潮拍打着城墙以后怎么办的想法，一并记录在自己呕心沥血而就的调查研究文稿之中，忙忙离开只能穿着短衫短裤方可抵御酷热的风陵渡口回到了秋风瑟瑟的省城，他们怎么顾得上关照人们对自己的好奇呢？



苦惯了穷透了的中国农民，一旦真正从桎梏中解脱出来（必须是真正的），他们那种韧得不可再韧、坚而无所不克的创造物质财富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从农村实行大包干责任制以来，实实在在地大大解放了亿万农民的生产力，经过不到三个年头的欢乐的奋斗，中国的农村变了，中国的农民富了。女儿跟母亲合穿着的那一条裤子，已成了博物馆的陈列物，那是苦难历史的见证。闺女头上蓬乱的“草鸡窝”，变成了秀美的“波浪式”，手腕上戴上了亮铮铮的“大三针”，脚下蹬上了三四寸的“高跟儿”，可能还是港澳式的。从结婚那天照过镜子后，大女儿也到了结

婚年龄了，还没有顾得上梳妆自己的母亲，也每天早晨站在大立柜前的大水镜下，不厌其烦地舞弄起梳子来了。父亲骑上了“飞鸽”，儿子跨上了“嘉陵”，阖家老小坐在新盖的大瓦房里，一起观看电视上的“动物世界”，老奶奶笑得摇头，老爷爷笑得捋胡须，新媳妇笑红了脸，小孙子笑得躺在沙发上打滚儿。回过头来，往后数上五、六个指头，那可怕的吃不饱肚子光景，似乎已经跟中国农村绝缘了。今昔相比，农民可以说是活在天堂里。如果再往回看，六〇年，解放前，民国十八年，光绪二十六年等等，等等，那就更无法比拟了。如今的农民，简直是活在天堂之天堂的九天之外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厚道到再不能厚道的程度，忍耐到再不能忍耐的地步，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汗水，心血以至生命等一切一切，统统奉献给社会，但是对社会却毫无半点非份的奢望，他们给予的最多最多，他们索取的最少最少。忆苦思甜而不忘过去，这种传统教育方法，似乎十分符合中国农民的天赋性格，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如果谁想着眼未来，向未来索取超过现实的所得，那可能就是大逆不道者，冠之以“忘本”的罪名。久而久之，似乎在中国形成了这么一条无形的法则：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遇事往后看，用稍好的现状跟痛苦的过去相比，从而打心眼里满足现状，去安分守己地生活，永远永远把痛苦当作自己的影子，与自己朝夕相伴，形影不离，这才是道道地地的中国农民，这就是农民的本质，农民的美德，农民的禀赋，农民的伟大之处。可怜呵，可悲！于是乎，随之而来就列出了中国农民的缺点，落后、保守、自私、愚昧。因此，中国的干部，或者说是政府官员，首要的任

务就是教育农民，或者说是管理农民。

然而，打从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仲冬时节，农民们就在自己长久居住的农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下子掀起了一场风暴。风暴刮起了洪流，不可抗拒的洪流，直向森严壁垒的城镇冲击。

前面提到的三位“怪人”，他们是农民的知心人，他们是跟农民滚打出来的，三十八岁的大学毕业生吕日周，就是农民的儿子。

二

吕日周是农民的儿子，贫苦农民的儿子。他在母亲怀抱里吮吮乳汁的时候，小脸旦就淌过从母亲眼睛里掉下来的泪水，那是煎熬痛苦的泪水，那是愁吃愁喝的泪水，那是贫穷潦倒的泪水。这泪水滴在他的脸上，流在他的心里，苦涩了他幼小的十心灵。儿时，他跟随父亲锄苗，三百六十步长的地畛，父亲锄一个来回不展腰，要他锄一遭不展腰，他吃力极了，粒粒汗滴禾下土，累得他紧咬牙关，但是，父亲还让他坚持，坚持，再坚持。他从父亲那刚毅而严肃的眼神里，吸取了力量，一步又一步艰难地前进，终于锄到了地头。父亲微微地笑了，这微笑，催开他心田上的花朵。他看着锄了杂草的禾苗，见风儿地长，开花了，结果了，丰收了。父亲那刚毅而严肃的眼神，深深地印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上。

父母亲于穷困中拼搏，把他拉扯到小学毕业了，穷困施淫威，迫使父母亲低头，二位老人决定让他辍学，做一个道地的庄稼把式。但是在一位读书人的开导下，二位老人又向穷困毅然挑战，改变决定，打定主意供他上中学。他也争气，竟然以从来未上过正日小学的“半农半学”的小学毕业生，考取了当地的中学校，而且名列

前茅。然而，在他入学时，可恶的穷困又来作祟，入学需要二十三元的学杂费，东拚西凑，南借北贷，只凑一十六元，要入学，还差七元人民币。家中掏空，告借无门，二位老人让他自己到学校跟老师求告，可他固执的厉害，不带够学费他不去上学。父亲不能轻易改变自己的决定，就亲自送他到学校，亲口向老师求告，老人家费了整整一个上午的唇舌，才算让他留在学校。老人家说了些什么话，他无从知道，他只看见老人家从校长室走出，脸色煞白，因说话过多，嘴角上溢出白色的唾液沫子，连一口饭也没吃，就要离开他回家去，临行前重重地嘱咐了他一句话：

“你可要好好念书啊！”他望着老人家匆匆远去背影，双眼模糊了，老人家也没有回过头来再看他一眼，他本想高高地喊一声“爹——！”，但是他没有喊出来，硬铮铮地走在夕阳余辉里的父亲，在他眼里，正是他在小学课本里读过的那种敢于跟命运抗争的不屈不挠的形象。他心想，如果他在此时此景中高喊一声，是会让老人家回过头来的，这样做，是会损害那种高大形象的。打这以后，抗争、奋进、不屈不挠的这些字眼，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渐渐地活了起来。

初中毕了业，他又以名列前茅的资格考入高中，高中毕了业，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大学。这十来年里，在中国的大地上刮过数次旋风，且是一次比一次猛烈，一次比一次凶险，刮起了风沙，刮浑了清水，刮枯了禾苗，刮折了树木，刮来刮去，受灾最重者，要算是以千万计的中国农村，折腾的最苦痛者，应该数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中国农民。

吕日周仍然是从他父母双亲的身上，看到了能够极大地承受灾难的中国农民，

同时也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具有真正伟大品质的中国农民。

就在那超级风暴横扫着神州大地，“新的红色政权”在神州大地不断诞生的时候，吕日周从大学毕业了。

纯朴的农民儿子呵，踏上生活阶梯的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呵，你想干什么呢？想实现你儿时憧憬的理想么？想投入“轰轰烈烈大搏斗，大厮杀”的战场么？想……不，不不。什么都不能想，什么都不准想！理想，去他娘的；抱负，滚一边去！在这浑浑沌沌的世间里，唯有一个最稳妥的字——混。

荒芜的原野，凄凉的山庄，空乏的使人颤慄的口号，与那疯狂的厮杀之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广大人民心底的哀号形成了尖锐的对比。那愤怒之声从心底迸发出来，只有真正的良心方能洞悉，扑捉到。

农民的好儿子呵，压抑住你随时都要暴发的怒火吧，静静地观察吧，研究吧，耐心地等待吧，云开自有日，劲风自会来，祖国的命运自会有英明的党，英雄的人民来主宰！

“一个人闪一次光不容易，是他多年聚集能量的爆发。”

吕日周，你聚集了多少年能量了？爆发吧，猛烈地爆发吧！

三

三中全会以后，吕日周以及跟他朝朝战斗在一起的战友们，朝朝夕夕深入到山区的农村里，朝朝夕夕与他们的亲人——中国农民生活在一起，他们终于弄得了潮头，掌握了潮头，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农民，特别是了解了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民。

吕日周和他的战友们认为，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民，除了他们传统固有的优点以

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优点。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民不落后，他们坚信社会主义，坚信共产主义；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民不保守，他们富有改革精神，富有创新精神；八十年代的农民不自私，他们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并富有献身精神；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民不愚昧，他们爱科学，懂科学，并且会用科学。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民，所以能具备这些优点，正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有那么多传统的优点，这种新的优点，来源于他们长期处于逆境中之艰难，生活赐予他们之重压。换言之，其优点恰恰孕育于痛苦，或者设置从痛苦脱颖，升华而来的。

农民的儿子吕日周，进一步认为，因为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民，是具备那样一种素质的农民，所以我们就再不能用那种老往后看的方法去教育农民，什么忆苦思甜呀，什么今昔对比呀等等。而我们应该跟农民共同（必须是共同，不能老去给农民当‘先生’）去往前看，往纵的方面看，看国外，看世界，看当今世界的先进之国，这就是所谓坐标参照系的变化。其实，农民时时刻刻在往前看，往先进的方面看，他们不甘心于现状，永远是着眼未来的。吕日周清晰地记得，三中全会以前，他在农村搞调查研究时，常常碰到农民们这样问他：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难道社会主义就是脱皮掉肉学大寨，加上一天三顿玉菱面窝窝头？”

吕日周听了这话以后，痛得他心叶上就要滴下血来，同时，使他更加热爱了农民。从这含泪的问话中，吕日周听出了农民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及信赖。我们的农民打心眼里就不相信社会主义是那么穷得可怜，所以才提出了质问，质问的背后，蕴藏着农民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坚信，

对未来的创造力。这就是中国农民的极大积极性之所在。这就是中国人民伟大创造力之体现。

于是吕日周曾经不只一次地，创见性地说道：

“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民，或者说是中国农村，不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而是产生社会主义的园地。因为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民，生活在崭新的所有制中，他们有着极大的生产能力，有着极大的创造能力，这种生产能力和创造能力，所生产和创造的财富，制约于他们所处的崭新的所有制，所以它们只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这是多么大胆的见识，这是多么尖锐中肯而一针见血的言语。吕日周所以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正是由于他真正地熟悉农民，了解农民，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

吕日周和他的战友张长珍、杜创业、田同生、张柄生等同志是深刻地了解农民，更是那样入微地关切农民。他们对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民有八十年代崭新的看法，所以他们在详细调查了农村经济的现状以后，在农村改革洪流的潮头搏弄滚打了以后，他们的脉搏自然而然地与农民跳动到了一起，他们想农民之想，急农民之急。他们跟农民一起共同摸索出一条由富裕通向再富裕的道路，虽然这条路还正在起步，前面的荆棘坎坷是不会少的。

这是条什么道路呢？

请听吕日周自己的说法，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了大包干，联产责任制后，农村很快出现了一股巨大的洪流。

这一股巨大洪流，很快冲击到城市，特别是县级城镇的城墙之下，城门之外，其势不可阻挡。

随之而来的应该是农村经济改革的第

二次浪潮，也可以叫做第二次突破——农村改革带动了城镇，城镇与农村同时进行经济改革。

“如果不搞第二步，确有资本主义的危险！”

吕日周以他非凡的魄力，超人的胆识，敏捷的行动，把他和他的战友们这一创造性的发现，很快付诸实践。

四

吕日周于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三年九月三十日，与他被太原市民视为“怪人”的战友们回到省委以后，才知道省委于九月十八日已任命他为原平县县委书记。

吕日周一接到任命书，根本忘记了长期深入农村的疲累，只是简单地整理了一下简单的行装——一卷行李，两麻袋书籍，匆匆告别了战友，告别了妻子儿女，告别了省城，于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三年十月六日，就匆匆北上，到原平县走马上任了。

为了消除误会，这里必须说几句并非题外话的题外话。

吕日周可不是那种官迷心窍的庸碌之辈。他曾经这样说过：“我不做那种成天价训别人，又成天价被别人训的所谓‘官’。不管做什么官，总得给人民实实在在办几件事情。”

他这样说过：

“共产党人当领导干部，或者说是当官吧！在战争年代是要比群众多流血牺牲，和平年代就是要比群众多牺牲些个人利益，别的就没什么了。”

他又这样说过：

“我到原平当县委书记，来的时候带的一卷行李，两麻袋书籍；将来走的时候，还是一卷行李，可能书籍会增加一些，

绝不会带走别的什么东西。”

这些话，可不是吕日周的空头宣言，更不是唱高调，在他上任后的一年里，他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他这些话，这是原平县四十一万人民有目共睹的。当然，他现在还没有走，当他走的时候，他究竟要带什么东西？现在还不得而知。可是，一个人的品行，看他的过去，可知他的现在，看他的现在，可予測他的将来。这绝不是为吕日周粉饰贴金，而是他正在以他的实践，一笔一笔地写着他自己的历史。

那么，他为什么接到任命书以后，那样地喜形于色，迫不及待地去原平上任呢？

原因很简单：他要实践。

吕日周上任原平县，屁股还没有把办公室的椅子坐热，就南北东西地跑开了。下面先讲一个故事，但不单纯是为了讲故事。

一次天麻麻亮，吉普车载着吕日周出发，先到一个村子，再到一个大队，看完一所学校，又去一座工厂，一日三餐吃在不同的三个地方。回县城的时候，已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分了。吉普车飞驰在寒风凛冽的原野上，只有快了再快。这位司机已经了解了这位新书记的脾气，干什么事情都要快，就是走起路来也是快节奏的，何况乘车呢？因为新书记的面前，有许多的事情，要他更快地再快地去办。飞快的车子飞到了汽路与铁路的交叉处，火车开来堵截了去路，吉普车停顿片刻以后，又越过了铁道向前方飞去。就连司机自己也不知道飞驶了多少里程，突然觉得后座上静得出奇，似乎连个呼吸的声息也没有了，他回头看去，啊？！书记哪里去了？他是什么时候下车的？司机急忙掉过车头，返回原路寻找书记。飞了长长一段里程，方迎见了解完小手、顶着寒风急步而

来的书记。书记究竟是何丢失的？是司机过于粗心？还是司机在打瞌睡？再粗心的人，一人下车打招呼，怎么会听不见呢？这位司机不是聋子。一个汽车司机，在庞大可怕的火车面前，无论如何也是不敢打瞌睡的。追其究竟，车上突然失踪，还是书记本身的责任。首先，他下车没有跟司机打招呼，他的动作过于敏捷，打开车门，下得车去，只在一刹那之间，又没有发出使人听着的声音。原来。吕日周到原平以后，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三到五个钟头，睡眠的不足部分多补于这飞快的行车之中。可这一次他又恰恰没有享受那种飞车作梦的快乐，他的脑子里思索着许多许多的事情，这种思索，使他欢愉、使他烦恼，使他入迷，使他忘记一切。正在他忘记一切的时候，车子突然停顿，他下意识地下车去解手，思绪仍然未断，怎么能够想起跟司机打招呼呢？

要问吕日周脑子里思索着些什么问题呢？

大家都不会忘记，前面已经说过吕日周是搞调查研究出身的，过去他就一直在跑，到原平后，仍然在跑，只是跑的地方比过去集中了，但也比过去更细更多了。

宸游不为三元夜，乐事还同万众心。

原平县四十一万人民的一桩桩、一件件事情，一点一点地印在了吕日周的脑子里。欲使四十余万众的心更加愉悦，更加欢乐，这些事情必须尽快地解决，越快越好，真可谓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

大包干、责任制以后的原平农村跟吕日周调查过的其他地方的农村大同小异，大量地出现剩余劳力和剩余资金，不少社队由于在承包中强调了分的一面，变成了有集体没经济的光屁股社，光屁股队。农民一家一户想办而办不成的事，集体也无

力相助。造成了农村“许多人没事干，许多事没人干，许多钱花不了，许多钱花不在点子上”的局面。

有这么一个大队，库房里把一百多万元的各种农业机械锁起来，让它们闲得生起了铁锈。

有那么许多的大队的许多农民成了专业户，他们说，一万两万不算富，十多万是目标，还要继续朝前走。

有那么更多的大队、更多的农民，只是一些普通的劳动力，普通的生产资料，他们也想成为专业户。但自己的本领不大，本钱不厚，一下搞不起来，可致富的心更迫切。这两种农民都希望能给他们提供方便、提供服务。

然而，包括公社一级在内的社会上的情形是什么样子呢？正好跟农村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照，农村改革轰轰烈烈，热热闹闹，而那些地方是斯文斯文，冷冷清清，一热一冷，极不协调。

工厂的工人唱道：“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打破铁饭碗才能成功。”可是，铁饭碗很耐实，轻易不容易打破。

饭店的服务员坐在那里闭目养神，又象是修行养道，竟让讨饭的乞丐去替自己端饭菜，一进饭店门就有个大坑子，问他们为什么不填一填？他们说：“习惯了，一抬腿就过去了。”

商店的售货员坐在柜台里边，东家长西家短地聊家常，手里的手工业（织毛衣）进行得飞快，顾客买货，有时连叫三声，人家还听不着呢！

到公社问一问，工作人员说，大包干以后，我们没多少事儿干了，怪没意思的。再问他们是不是天天都没意思，他们说一月只有一天有意思，就是发工资那一天。

这一切一切，活生生地反映出农村改



革的浪潮猛烈地拍击着县城的城墙，浪潮冲不垮城墙，改革的洪流就不是正常地流下去，将会酿成祸害。

改革，农村要改革，县城也要改革，一切地方都要改革！而且县城一切部门的改革，必须奋起直追，在改革上，一定要与农村同步进行。啊，多么可贵的“同步”！此时此刻，在我们伟大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多少个县委书记想到过这关键性的两个字呢？

而这恰恰正是吕日周与他的战友们所苦苦探索的那条富了再富的道路，也就是农村改革的第二次突破。

五

吕日周决心下定，他要把这一理论当即在原平付诸实践，让实践去检验它的真假。

于是，刚刚上任的原平县县委书记召开了上任后的第一次全县部局长会议，他在会议上侃侃而谈：

“老一辈掌权，是他们经过南征北战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上台，则是被改革的潮流涌上来的。他们一掌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我们一上台，面临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改革，促进农民以及全体人民致富。所以我们是与改革同命运的。”紧接着，他又发布了三条施政大纲，意在让大家放开手脚，大胆地投身于改革的洪流中去。这三条是：一、社会主义不是穷过渡，要让农民工人多赚钱，过好日子；二、决不搞运动整人；三、不给下届班子留下后遗症。”

这短短三条，仅仅是三句话，却在全县引起巨大的反响：

“这个人大有学问，但不是书呆子！八十年代就得这样的人当县委书记！”

“这个书记年纪不大，可不简单！”

“书记说得有道理，当今中国，不改革不行了！”

……

改革，改革，话儿好说，做起来可不是那么轻松。

首先要有一套敢于改革、善于改革的班子。

要选拔人才，确确实实地选拔人才，就得打破旧的格式，这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改革。

吕日周先给人们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说，过去有一个机关，有这么一位组织部门的负责人，他选用人才，提拔干部，有他自己的一套相当奇妙的办法。是套什么办法呢？这位负责人，在自己家中备下一个登记簿，登记簿上还挂了一支铅

笔。他把这一套东西挂在自己待客室的墙壁上，不管是来访者，探望者，请示者，只要是他的管辖范围内的下级干部，只要来他家一次，不管他在不在家里（他大部分时间不在家，因为他是相当一级的负责人，所以他很忙）就要在登记簿上登记一次。到了提拔或者选用干部的时候，这位负责人就翻一翻登记簿，统计一下那一位下级登记的次数多。多者，得以重用，提拔；少者，就得往后面排队，等待以后再说；没登记者，那恐怕这位相当一级的负责人就记他不住了，岂能升迁乎？

吕日周讲完这个故事，虽然哈哈大笑，但笑声中含有轻蔑、含有厌恶、含有痛切、含有不以为然之意。

那么，吕日周是怎样选拔人才的呢？

他采用的是“点将法”。

他集中了几天几夜的时光，一口气召开了二十三个座谈会，分别面对面地听取了一百二十三名大专文化程度和三百二十名中专文化程度干部的意见。当然，他还诚恳地、谦虚地听取了一些老干部、老县委领导意见。每召开一次知识分子座谈会，他总要讲这么几句开场白：

“大家都是有学问的人，有学问的人最不喜欢那种虚伪客套。我来当县委书记，就是来为大家服务的，今天，请大家来这里，是让大家给县委出谋献策，推荐人才的。千万不要说那些恭维的、吹捧的话，当然，大家也是绝不愿意说这些话的……”。

这话说得何等地好啊！实实在在、坦坦率率，赤诚相见，肝胆相照。中国的知识分子，久久居于被压抑、歧视、冷落的地位，好不容易逢得当今盛世，又碰上了这么一位推心置腹的、一见如故的县委书记，

（下转144页）

东方美人窟

第一回 慕容府忽失妙龄女

清朝光绪年间，江南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名叫昭州。这昭州城东门外，碧绿的青龙河绕城而过。河岸之上，片片桃林，行行岸柳，景色十分秀丽。绿荫之中，有一座不大的庄园，浅灰色围墙的门楣上，用隶书塑着“烟园”二字。围墙里面，林木丛中，掩映着几栋房屋，白墙青瓦，飞檐翘角，古色古香。这天清晨，几缕阳光照在园中几株合抱的大槐树上，槐树下面的空地上，有一位老人正在晨光中练拳，你看他五十来岁年纪，面容清矍，目光有神，颌下一部长须，飘然有仙长之风。此人就是烟园主人，复姓慕容，单名一个均字。他为人豪爽，秉性正直，乐善好施，颇有侠肠义胆。加之他医术高明，武功精湛，因此在昭州一带颇有名望。此刻，慕容先生沐浴晨光，轻展猿臂，兴致勃勃，迎风起舞，正练着少林白鹤拳。你看他龟背鹤身，气沉丹田，两臂饱蓄弹抖之力，双腿犹似落地生根。收手软如绵，出手弓送矢，忽左忽右，或明或暗，口中不时发出吁吁之声，犹似鹤鸣。他正练得兴起，猛听身后传来一声银铃般的呼唤：“爹，你歇息一会，我有事找你。”慕容均回过头来，花荫之下站着一名羞答答的少女，是自己的独生女儿楚楚。他收住招式，走到女儿面前，亲昵地问道：“楚楚什么事呀？”慕容楚楚抬起头来，眼光中

邱 刃

带着一丝淡淡的哀伤，深情地说：“爹，今天是清明节，我要到母亲的坟上去挂青，祭奠的物品您准备好了没有？”提起夫人，慕容均不由一阵难言的痛苦袭上心头，点了点头说道：“你母亲去世快一年了。香烛、纸幡、三牲我都吩咐你何大叔准备。吃过早饭，我就叫他派车送你去。”楚楚说声“那我去收拾一下”，便缓缓进屋去了。

慕容均望着女儿的背影，一滴老泪不知何时已流了下来。他自从与楚楚母亲成婚，夫妻俩相敬如宾，只是膝下无儿，心中忧郁。不想中年忽得一女，夫妻俩真好比三更拣到夜明珠，九天飞来金凤凰，喜不自禁。见小囡长得伶俐活泼，乖巧可爱，便取名楚楚。这楚楚天生聪颖，勤奋好学，女儿针线，无一不精，琴棋书画，无一不晓。平时在父亲面前显得娴静有致，深受父亲赞许；在母亲面前不乏娇嗔憨态，很得母亲欢心。楚楚十六岁时，已出挑得风神俊逸，落落大方，恰似一朵带露牡丹，出水芙蓉，成为昭州首屈一指的绝色美女。哪知就在这时，她突然得了一种怪病：要呕不呕，要泻不泻，四肢麻木，



口不能言。慕容均本是当地的名医，但用尽各种方子，仍未能将女儿的病治好。眼看楚楚病势一天天沉重，夫妻二人心急如焚，一筹莫展。正在危难之际，管家何老二从城里回来，对他们说：“老爷，夫人，小姐的病有救了！”夫妻俩忙问如何有救？何老二道：“楚楚小姐患的病是一种瘟疫，城里患这种病的人很多。现在英国传教士办的福音堂，专门为百姓治这种病，已有不少人得救了。老爷何不送小姐到那里去治治？”慕容均听罢。半晌沉吟不语，他对洋人素来不怀好感，现在又怎好开口向洋人去求医赐药？但架不住夫人的啼哭哀求，何老二的苦苦劝说，也不忍心眼睁睁看着爱女如此下去，便长叹一声，点头应允。慕容夫人便命何老二架车，自己亲自送女儿到福音堂去诊病。一到教堂门口，只见那里已挤满了求医的人们，哭泣声，嗟叹声交织一片，令人心碎。很久，才从教堂的大门口走出一个黄头发，蓝眼睛，草白脸，高鼻子的洋人，这就是教堂的神父蒙巴托夫。在他的身后，跟着几名穿白衣服的洋医生。蒙巴托夫向人群文雅而恭谦地挥了挥手，用熟练的中国北方话说道：“乡民们，乡民们，我们英国人万里迢迢，远涉重洋来到贵国，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拯救世间灵魂的。现在这里瘟疫泛滥，罪孽深重，我们为你们治病、除灾、祈神降福，是希望你们成为上帝的忠实臣仆。只要你们加入了教会，上帝就会给你们以庇护，你们的灾难就可以消除了。”末了他高声地叫道：“乡民们，都来入教吧！仁慈的上帝将赐福于你们！”说完在胸前连连划着十字。然后，患病的人们一个个被领进福音堂，向上帝祈祷，拜受上帝赐予的圣药、圣水。慕容夫人陪着楚楚，也到了蒙巴托夫的面前，向上帝祈

祷。蒙巴托夫一见楚楚，一双蓝色的眼睛便直勾勾的转不动了：面前这位患病的少女，是何等的诱人魂魄！你看她娇羞满面，愁思牵眉，忧眸含泪，端庄娴静，正如《红楼梦》中林黛玉，《西厢记》中崔莺莺。好一个典型的东方美人！蒙巴托夫盯着楚楚，看不厌，瞧不够，傻愣愣的呆了！直到慕容夫人问话才把他惊醒过来。他装模作样地说道：“可惜呀可惜，罪恶的魔障已侵入了这位小姐的躯体。她的灵魂需要仁慈的上帝来拯救！”慕容夫人哀求道：“只要上帝真能拯救我的孩子，我愿意终生成为上帝忠实的奴仆。”蒙巴托夫高兴地说：“好，很好。仁慈的上帝接受你这颗虔诚的心。”说罢，吩咐洋医生赐给了慕容楚楚药物、“圣水”，又问明了姓名、住址，这才让他们离开教堂。楚楚服了福音堂的药水后，果然病情痊愈。慕容夫人感谢仁慈的上帝，相信仁慈的上帝，便不失前诺，加入了耶稣教，成了福音堂虔诚的教民。每次教堂作礼拜，她总要将楚楚带去，听神父释讲教义，领受福音。有一次礼拜后，蒙巴托夫神父将慕容母女留下，说是要单独向她们释讲教义。慕容夫人见神父一双眼睛不离楚楚，怕他不怀好意，便借故将楚楚先打发回去。蒙巴托夫见没留住楚楚，便把一腔欲火射向虽已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的慕容夫人。可怜慕容夫人一生清白，竟遭到了洋教士的玷污。从教堂回来之后，慕容夫人好似痴了一般，她悔恨，她痛苦！但她无法开口，他不能把这天大的耻辱告诉亲人，她不能让慕容家落个不好的名声。她觉得自己再也无脸活在这个世界上，当天夜里，就含恨吞金了！临死之前，她含着悲愤、屈辱的泪水，拉着丈夫的手，说道：“我对不住你，……对不住楚楚！……我死之

后，别无挂牵，只望你尽快给楚楚和如山完婚！……告诉楚楚，从今以后，再也不要上教堂去了！”慕容均老泪纵横，再三追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慕容夫人只是咬着嘴唇流泪，至死也没有吐出一个字来。这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慕容均隐隐约约察觉妻子的死似乎与那道貌岸然的神父有关，于是含悲忍痛料理了妻子的丧事，便到教堂去寻找那蒙巴托夫。可是，这时蒙巴托夫早已离开了昭州，远走武汉去了。教堂新来了一个叫罗果夫的神父。慕容均满怀忧愤、疑虑，心中象压着一块大石头。他暗暗打探教堂的内幕，时时寻找报仇的机会。在这期间，听到了不少关于教堂奸淫妇女、残害儿童的传闻，和少女突然失踪的怪事。只是没有抓住真实把柄，不敢贸然起事，他恪守妻子的遗言，不让楚楚再进教堂，甚至连烟园的大门也很少让她出去。现在，大仇未报，沉冤未伸，于心何安！做为她的丈夫，虽然不便去挂青、扫墓，但怎能不让她的亲生女儿去给母亲上坟呢？

早饭后，慕容均便把管家何老二叫来。这何老二四十多岁年纪，身子微胖，光下巴，小眼睛，说话慢声细语，见人一团和气，大家都叫他何大叔。他到慕容家已经三年，由于办事精明能干，为人也算老实，因此深得慕容老爷的器重。此刻，他恭恭敬敬地站在慕容均的面前，说道：

“老爷吩咐操办的三牲祭礼一一办齐，赶车还是朱四吧，他是老把式。”慕容均道：“把朱四叫来，我要当面吩咐他几句。”何老二即刻便把朱四叫来了。这朱四三十多岁，黑黑瘦瘦，一双眼睛，布满红丝，好象永远没有睡醒一样。他爱喝几口酒，爱赌几个小钱，三十多岁还没娶上老婆。他见了慕容先生，请了一声安，便

垂手侍立一旁。慕容均和蔼地说：“朱四，你是我们家的老伙计了，今天清明节，你送小姐到夫人坟地挂青，一定要多加小心，早去早回。”朱四连声应道：

“是，小人一定尽心。”何老二也在一旁叮嘱：“朱四，不要好酒贪杯，误了正事。”朱四道：“我记住了。”

不一会，朱四将马车赶到院里，这马车虽不十分豪华，却也还讲究。雪白的马，套着带银嵌的轡头，洁净的车厢，蒙着绿色的布幔。何老二将三牲祭品，一应物件放在车厢中，然后请小姐上车。慕容均拉着女儿的手，叮嘱道：“你扫了墓后，早早回来，免我挂念。”楚楚道：“爹爹放心”。便跨进了车厢。朱四放下帘子，登上前车座，将手中鞭子一扬，喝声“驾！”那马车便“咯咯咯咯”，出了院门，沿着青龙河，奔驰而去。

慕容均目送女儿走后，便慢慢踱回自己的书斋。这书斋十分清洁整齐，典雅大方。靠墙并排三个大书架，全是诗书典籍，几上摆着文房四宝，壁上挂着一幅水墨画，画的是一个中年书生在月夜中伫立，手按剑柄，仰天长吁，神情寂寞。左上角题着一首词：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多少，弦断有谁听？”

词的下款，落着“慕容涂鸦”四字。这首词乃是岳飞所作的《小重山》，但见书法与画中的笔致波磔森森，如剑如戟，力透纸背。可以想见，慕容先生书写《小重山》时，心中是如何的激愤，简直象要有什么大仇人拼个你死我活！

且说慕容均坐在条几之旁，翻了一回书，心中怀念亡妻，惦挂女儿，再也无心

看书，便缓步踱到窗前，推窗远眺。看看天快晌午，女儿还未回家，不觉有点担心起来，便吩咐管家何老二到坟地去看看。何老二走后，慕容均坐立不安，又踱到门外，站在青龙河边朝远处眺望。可是左等右等，始终不见马车的影子，慕容均急得头上冒汗，胸中上火。正在这时，何老二步履匆匆地回来了，他神情惊慌，气急地说：“坟地上空无一人，既不见马车，又不見小姐，主母的坟头也没有祭奠挂青的物品。”慕容均闻听此言，犹如晴天一声霹雳，半天说不出话来。何老二从旁劝道：“老爷别急，我们再设法去找。”慕容均心想：“这昭州一带，我别无亲人，楚楚又会到哪里去呢？难道有人下了毒手不成？又叹道：“朱四这小子怎么搞的，办事这样不牢！我的命毁在这小子的手里了。”何老二道：“现在朱四也下落不明，是不是……”说到这里，话打住了。慕容均说，“你怎么不说了呢？”老何二道：“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慕容均怒道：“你还卖什么关子？”何老二道：“近来城里人贩子很多，专门拐骗妇女，这朱四爱喝爱赌，会不会将小姐拐卖了？”慕容均一听，怒道：“难道这杂种真能干出这样的缺德事？”何老二道：“害人之也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呀。”慕容均也觉有理。当即吩咐家丁四处寻访，又派人禀告官府，请求捕捉拐卖人口的朱四。这样折腾了半天，直到黄昏，还是杳无音讯。

慕容均独自一人，伫立在夜色朦胧的青龙河边呆呆地出神。他想到自己唯一的亲骨肉突然失踪，真好比万箭穿心！想到妻子的临终遗嘱，更是心如刀绞，正在伤心之际，猛听身后一声呼唤：“爹！你怎么站在这里！”慕容均回过头来，泪光中，只见一位年青英俊、神采潇洒的青年

站在自己的面前，他怔怔地打量了片刻，猛地拉住那青年的手，惨然地叫了一声：“如山！你可回来了！”说罢热泪夺眶而出，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这位青年不是别人，正是慕容均未过门的女婿安如山。这安如山的父亲安国栋原是湘军旧将，与慕容均乃是莫逆之交，二人过从甚密。安夫人见慕容均为人秉正，文武双全，便将自己的嫡亲妹妹许配给了他。慕容均和安国栋成了连襟，两家交情更深，后来安夫人生下如山，快两岁时，慕容夫人恰巧也怀了楚楚。当时两姊妹便指腹为婚，言定：若是生下男孩，便结为兄弟；若是生下女孩，便结为夫妻。后来慕容夫人果然生下了女儿，两姊妹便以亲家母相称，安如山十二岁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启用湘军宿将出关作战。安国栋身为湘军十一营管带，毅然告别妻儿，率队北上，不幸战死沙场，以身殉国。但朝廷不但不以功论赏，反而加他“贻误军机”罪名，株连妻室。安夫人忍恨含冤不幸逝世。慕容夫妇便将安如山接到家中，视同亲生骨肉。这样，安如山从小和楚楚一块攻读诗文，一块嬉戏玩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楚楚天资聪敏，学业比如山要强。有一次读书时，楚楚问安如山：“国有道，不变塞焉，强者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者矫。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安如山语塞，摇了摇头。楚楚道：“国家政局清明，你做了大官，但不变从前的操守；国家朝政腐败，你宁可杀身成仁，也不肯亏了气节，这才是响当当的好男儿，大丈夫。”安如山连连点头，说道：“楚楚，你讲解得精辟极了，亏你想得出的。”楚楚笑道：“啊哟，我想得出，那不变了圣人？这是孔夫子的话，小时候爹爹就叫我读过的。”安如山叹道：“有许多事情我老是想不

通。要是多读些书，知道圣人说过的道理，一定就会明白啦。”楚楚道：“那也不尽然。我爹爹常说，大圣人的话，有许多也是全然不通的。我见爹爹读书之时，常说：‘不对，不对，胡说八道，岂有此理！’有时甚至说：‘大圣人，放狗屁！’”说得安如山也笑了。慕容均见安如山文才方面的秉赋差些，以为习文不如习武。便特意请了武术名师，传授他的武艺，希望他练成一身硬功夫，在朝廷开科取士、武术大比之年，蟾宫攀桂。不想安如山年长之后，科举已停，虽身怀绝技，却报国无门。正在这时，清政府诏令全国举办武备学堂，筹练新军，培养将才。慕容均闻讯，即与夫人商议，说道：“我有心送如山去省城武备学堂深造，将来好为国出力，夫人意下如何？”慕容夫人欣然应诺：“老爷送如山深造，确是好事。姐姐姐夫九泉有知，也不忘你的大德。只是我有一事，放心不下。”慕容均道：“什么事？”慕容夫人道：“我家楚楚和如山从小指腹为婚，他俩又一块长大，感情甚好。我想在如山外出求学之前，先将他俩的喜事办了，一来了却我们一桩心事，二来使楚楚日后有个依靠。”慕容均沉思片刻，说道：“夫人所言，不无道理。但是男子应以事业为重，先有事业，后有家业。如山尚未出头，楚楚年龄尚幼，不宜过早成家。我的意思是先和两个孩子讲明此事，待如山三年学业期满以后，再回来完婚，你看如何？”慕容夫人深表赞同，于是便将安如山和楚楚叫来，叙明此事。这楚楚与如山本来心中早有爱慕之情，只是羞于启齿。现经父母提出，自然欢喜。于是择吉日，点香烛，拜了天地、父母，立下海誓山盟。安如山不久便离家前往省城武备学堂。临行前，慕容夫人拉着安如山的

手，说道：“孩子，你三年学业期满，即回来完婚，不要辜负了楚楚一片心意。”如山点头应允。楚楚一往情深，送了一程又一程，两人真有说不尽的知心话，道不尽的离别情。直到河边码头，安如山乘船走了，楚楚还呆呆地站在那里，眼中闪出泪光。谁知安如山进省城不久，楚楚就患了怪病，以后慕容夫人又含屈忍恨离开人世，慕容均为不耽误如山学业，没让他回来。现在，安如山学业期满归来，要与楚楚完婚了，可是自己的女儿却突然失踪，他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妻子，又怎么向刚刚归来的女婿启齿呢？

安如山见岳父泪眼爬沙，一脸痛苦之状，情知家中发生了变故，便将他扶到家中，详细询问。慕容均见事已如此，便将楚楚失踪之事说了一遍。安如山一听，犹似三把尖刀心上插，一桶冰水顶门浇。慕容均见女婿呆呆发愣，脸色煞白，知他痛苦万分，便强忍自己的悲痛，反劝起女婿来。安如山见老人受此重大的打击，反过来劝慰自己，忍不住鼻尖一酸，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只好咽下苦泪，宽慰岳父：“爹，只要楚楚还活着，我就一定把她找回来！”岳婿二人，各有隐痛，却互相宽慰，足见义重情深！正在这时，管家何老二回来了，他一见安如山，先是一惊，随后恭敬地问道：“安公子，你几时到家的？怎不给个信让我们去接？”安如山道：“刚刚到家。小姐可有下落？”何老二道：“小姐尚无下落。官府已派出兵丁，四处捉拿朱四；只要抓到了朱四，小姐就有眉目了。”安如山问道：“朱四在城中可有什么亲戚，朋友？”何老二道：“在城中没有什么亲戚，只有一些赌友。”安如山道：“他有些赌友，何不去赌坊中查问一下？”何老二道：“城中赌坊甚多，一时怎么查得过